

介休縣志

七

介休縣志卷十二

藝文 二 祭文 贊

世祖章皇帝御製祭御史張燧文

知介休縣事山陰王謀文纂修
碑碣記

舍生者臣子之誼邱死者朝廷之恩特沛龍章道光焉
最爾浙江道御史張燧秉心霜肅論事風生願去烏臺
壯披丹而入告鶴歸華表嘆化碧以非辜賸激秩於清
卿庶賦素志冠遺昆以應仕用激興情特賜祭一壇給
與食菲旋解椒漿少瀝九原之痛曼降宿草長昭三
之榮爾豈有知

郭林宗贊

并引

明孫繼齊

先生大都高蹈中郎情矣乃身栖白屋心在彤庭珍瘁
 有嗟中郎無述夏以後漢傾頽盤石搖動遐聊邱壑進
 室經輪委質未通聘珍得已如曾君鼎宰物攬轡分符
 既正君臣莫逃天地橫流砥柱豈讓諸人獨憾丹書約
 與白馬盟寒英雄異廷攬之秋黨人丁荼蠲之會芳香
 蕪穢氛樓彌漫東已失明西何得吉斯是留神載藉啟
 發支生馳譽當年流芳後世豈先生之淵意哉惟中郎
 之作碑始屬時方重君諱詞雖麗則意遂沉淪俾先生
 大隱英明致後進長思靡定假以全身為是則龍逢比

干失在夏殷若謂濟世為非則長沮桀溺賢於孔孟先
 生有道夫豈憐然固知見幾正憂國也爰述贊曰嗟哉
 先生逢時謫累鳳代鳧翔馳回霧塞煉石無補祀國徒
 憂群舉托疾肥遯靈修巖穴栖栖經生比比明哲慕光
 矯強不已敷求漢庭董子其人或出或處易地同神
 郭有道先生墓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
 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孫焉建國命氏或謂之
 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稟神靈明哲孝友溫恭仁為
 淑貞夫其器量宏遠

可則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德祐
足以濟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禮周流華夏隨集邦學
六之或之特盛拯微言之未絕於時譽譽之徒神佩之
士望焉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
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德衡門收朋勸誨童蒙賴焉
用被其教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於之遂
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紹興
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
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
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真忘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

朽之事愈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賴之於見述
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必景行俾芳
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
元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歿如山如淵禮樂是悅
詩書是敷匪惟撫筆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尤得其門懿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精神言觀其高樓運泌邱善誘
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濟妙降生不
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擴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贈尚書祠部員外郎文府墓誌

東文彥博

夫水之有原原出

夫人之本祖祖德之

者其嗣昌德原深德厚者見之吾祖祠部府君矣君諱
疏字從之古姓或當晉室以犯高祖御名改賜今姓取
之家也三聖顯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蓋有焉裔遷於
齊子完之孫以謚為姓自時厥後貴精益蕃或占籍於
平陽或流君於蒲坂八代祖太尉平陽王有太勳力於
中宗戴于國書可成太祖昭太和中由鴻臚丞拜北都
驛守判官曾三父繼時以明經中第守汾州參軍未幾
召判驛者於西河參軍榮待於膝下且又嘉是山水樂
其風土乃自河東縣之同泉里徙君於是故府君今為
西河介休人也王父沼澤州錄事參軍烈考崇遠長與

中守遼州平城薄與晉高祖有豐沛之舊天福初龍興
大夏鳳起晉陽遂以協贊之功丞昇出宰之任授代州
導縣令橫遷并州太谷令惟懼之功君多而綿上之封
蓋薄力將借德以保天和屬劉氏偏霸於太原選用俊
賢廉以要職而又兩宰刺縣載更辭翰而考終於家有
子二人其長賢亡府君卽其次也始以養補郊社署丞
尋拜石州軍事推官太平興國中武庫載駕三師有征
後主率井民因曼太宗皇帝嘗陽壽之澤封郵命之獲
凡劉氏之舊臣率度材而效用時府君方以府選使於
家君且以願養為

歐遺竟以疾辭不克上道常以杖履涉沉於鄉里頗用
之酒燕樂於朋友故與進士溫憲說詩舊崇果詔休葦
可世分其進之矣樂解時驗壞梁斯及以至道二年九
月三日起牛足於晉陵里之第享年五十有三府君始
娶王氏故戶部郎中丞之也生慶善之門稟柔懿之
德天奪其算先府君而亡有子三人長曰泊今爲司訓
員外郎判湖南路轉運使次曰淳郊社齋郎次曰淵未
仕而亡有女一人適史氏再娶郭氏有子一人曰溥府
君以長子登朝遷慶凡四追命爲尚書祠曹員外郎夫
人追封臨沂縣太君娶耿氏有子一人曰彥博卽府君

嫡孫天聖五年春進士甲科今爲殿中丞知并州榆次
縣權倖西河郡事而耿氏早亡亦以彥博預殿閣之引
藉遊農壇之展禮得援恩例追封扶風縣君再娶王氏
封永樂縣君有子一人曰彥若應進士舉有女二人將
作監生簿鞠賣鄉故天章閣待制咏之子也次適進士
成偉殿中丞元吉之子府君之次男淳始娶郭氏冀氏
皆蚤亡今娶武氏有子四人長曰彥先次曰彥國其次
幼清娶王氏斯皆府君貽謀積德之厚故子孫錫美
流光之寢昌也彥博之生也後不遠事擇遺規以出第
時畫像而下榻嘗

君司量弘深性瑣端厚德行著於鄉黨仁愛洽於族姻
 希蜀巖之沉瀟遠義易之素履善教諸子俾紹家聲惟
 以清白傳家不以產業為事識者以守君為林宗平水
 西河之後出也所不至者壽耳府君棄代之年權窆於
 里第之西原今即真宅以明道二年十月十七日巳酉
 得吉卜於靈石縣之孝義原祖母臨沂太君先葬於介
 休之西原陪祖之舊封松楸美茂不復遷柩從古禮也
 禮曰銘者稱先祖之美表孝孫之心也屬刻沈礎以識
 佳城銘曰三父之德柔嘉維則行有枝葉信善金石州
 黨胥化宗姻是式跋巖文石函泳典籍美璞中序含章

內蘊道屈當世慶流後昆祠曹道命密印推恩綿山南
 峙汾水東瀕吁嗟佳城茲焉寧止爰石勒銘徽音無已

奉政大夫梁錫珩墓志銘

國朝 俞兆晟

君姓梁氏諱錫珩字楚白號深山汾州介休縣人七世
 祖永通潛德弗耀為明壽官以孝弟力田人稱長者曾
 祖州佐贈中憲大夫祖星炯號靜齋仕內閣中書鄉飲
 大賓父愷字峻業以少年諸生早卒遺腹生君而妣宋
 氏亦繼卒靜齋撫育之介休之梁氏稱著姓世居城南
 之南斯屯族姓繁衍而靜齋居邑中抱遺孤迢然如寸
 絲之繫石亦蒸危幾絕此兒豈願廣額腹乎

然長公六吾察吾何患焉能言後口授孝經卽成誦勝
文就傳經更知或人荷長策燈夜讀文苦請業靜齋意
雖珍惜可謂之甚嚴故胸中羅經史偶論古今或取得
先皆中竅雲其真祖父也視色笑問燠寒侍起君飲食
必躬必親靜齋樂善好施親戚里黨中有遭大故及貧
不能給衣食者靜齋意有所動君必贊成之年十四應
童子試爲學使者所激賞廣文石君卒於官舍殮之具
君爲獨肩士論賢之戊子遭家難祖若孫赴太原當是
時一少年去七旬老翁於逆旅驚波駭浪層見叠興平
時交遊懼禍避匿祖若孫影形相弔未履覆巢之危忽

抱終天之痛假令心魂不定則禍敗愈不可測矣君於
悲號之餘奮身稱寃當事氣餒遂得平反服闋需次入
都與名流鉅公偕和戎快一時贈詩有青瑣門前新國
士白登山下舊詩人之句其見重如此甲午後寓居陽
和秋原射獵盤馬鳴鶴精悍之色溢於眉間及歸而焚
香煮茗吟唱於簾東硯北夜分忘倦其詩渾成卓若如
漢營何處路秦塞不分山便逢黃菊節人在白登城白
日照殘千嶂雲春風吹斷一河冰去雁影低秋水外暮
蟬聲變夕陽遲幾與古人爭氣節好遊已女四月謁叔
祖北瞻於滌子口

同遊進山入謁吾黨洪武作而逝所著有古今文若干
首詩若二卷三卷生詩註書詩類鈔之選節要藏於家
於載君之治生怡情俱失及長而靜察以訟卒於太原
君又以遊而卒於抗魂魄所依皆非故土又不獲若其
寸以明於世一展其生平之所蘊蓄天耶人耶夫安知
其所自耶君生於康熙甲子卒於康熙己亥年三十一有
六候選郎中配冀氏傅氏兩宜人勤儉雍睦前後司職
子馬濟泌孫馬本樸本棟以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葬於南郊之新阡銘曰維經典史實賤吾腹隍風興雅
黃醫吾俗然而嗜之亦非厚福君之多材摧輪折軸君
是誠庇彼後嗣延荷第祿

贈奉政大夫州同知劉世昌墓志銘 王 璣

公既沒鄉人爲之太息其壯者走哭於柩老者扶杖泣
行下士大夫之爲文而弔者累數日不絕嗟乎豈非善
人也哉美爲悲思者衆也劉氏上世爲山陰人遷於介
之張蘭後家北里村自公十世祖斌傳祖諱一登積行
愈多而家業漸興遂爲介大著姓公祖之生公考也甚
晚宋及侯公成立公考邑舉進士漢生公甚早而又
早世故亦未侯公之

十四五歲卽肩其家務經營內外之間秩然無少勞而劉氏之業益大旣遊宦旋入成均考候選州同知職竇於鄉飲命以子貴得 誥贈奉政大夫有子八人孫六人皆克守公之度訓公性不儕俗經史百家靡不漁獵論古今是非成敗之理津津如數家常事間以餘力覽釋氏書輒能洞其源流君常以孝悌睦婣任卹爲務時時道說於人嘗設茶房於孔道施棺木衣服收恤道路鰥寡孤獨之生且死者歲以爲常黨族或貧不能婚葬卽爲身營其事庚子辛丑間境比歲仍荒饑民交轉散公出粟賑濟全活者無數邨南有水蓄壩城下爲害捐

黃導之成渠旣曰連村陌鄉人至今爲利嗟乎以公之積心使得試於時必能惠政著聞卓然如古人可紀而僅施於鄉曲閭黨之內爲惜然以公之所施於鄉而鄉人之所以感佩公者與得志於時較其功固畧相當公元配范氏 誥贈宜人無出今配王氏 誥封宜人及待封姚氏待贈張氏各有出長男洪澤候補郎中次洪治國學生三洪訓增廣生四洪教國學生候選州同知五洪寬歲貢生候選州同知六洪莊七洪頌八洪讓皆業儒孫來楮淑楮濟楮光楮水楮傲楮植或業儒或幼女

後善於公爲信公嘗重梓功過格行世所言太抵善惡
感報之理則公之爲善而獲報固宜况兩立義學於鄉
以育鄉之成人小子共意溥矣孰謂青雲之報獨不宜
在公子若孫公諱世昌字震之生於康熙丁未九月九
日於雍正巳酉年五月十九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三歲
今以雍正九年八月初七日葬於祖塋之次而其子洪
澤請言諸幽嗟乎公之品誼在人口堪銘余頗能悉公
世家顛末可以銘且公之交余不浹三載遽肯出肺肝
相示回念風雨談心時慷慨論列往昔事當否依依若
目前事余情固不忘公也尤宜爲公銘銘曰雖也是守

雖豈不知匪殖之封裕而能施惠流於寰教烝於髦
民髦士咸濡公膏有田有書有孫有子公平死不疚吾
不悲公之死

參政范毓輝墓誌銘

梁錫與

公諱毓輝字廷香姓范氏正定總戎培蘭公之兄而太
僕芝巖公之同母弟也公壯而敢爲倜儻有大志太僕
公之轉粟北塞也先後凡八年省帑歲以億萬計厥勳
之茂聲震朝野雖其區畫經緯有獨卓著而涉危險馳
絕漢身其難以倡之光則公之力也興邠之役朝廷
嘉其績將不次擢用

世

蘊蓄惜夫按狀公祖諱永斗字尚山父諱三拔字瓊標
 並贈中大夫晉贈驃騎將軍潮州鎮總兵官都督僉事
 祖母鄧氏生氏母任氏並贈太夫人晉贈太夫人繼母
 任氏封太淑人晉封太夫人
 祖初以昔在遼左尚山公先著誠款特 召見予以官
 辭了 賈蟒服鞍馬路費甚厚已復 賜房地於張家
 口俾歲有進奉瓊標公繼之因世其業瓊標公五子公
 君四幼穎異年十五應郡試輒魁一郡然非其志也嘗
 語人曰大丈夫當戮力沙場安能居邑邑以一編卷
 平尋瓊標公遣就婚太平署監一年還使佐芝巖公理

鉛礦及蠶務公笑應曰此固不足僕此願也姑試之因
 往來晉楚其所區畫或有條理芝巖公或有所執持雖
 問難數返卒侃侃其能易於是芝巖公心識其可與共
 大事矣當是時津噶爾桀驁西北 王師薄伐輓運糧
 糶石費至百二十金公私苦之芝巖公故嘗往來塞上
 所以諳其事者甚悉願難其人以任斯役也私念非公
 莫可計馳召之公大喜白瓊標公曰此足以償所願矣
 遂入都請辦米萬石起癸卯仲夏迄季冬歷時八月而
 往返尅期三軍騰飽視舊費值三之一先是官為轉輸
 費鉅而賂遠皆不

拊而慰之曰公真所謂爲國家効力疆場者也上其功
奉勅優叙以布政使司叅政卽用聞者榮之是役也
出長城踰瀚海抵察漢與爾軍所幾千里大抵皆鹵磧
林莽變絕人跡而所謂瀚海者積砂爲海綿亘千里人
之勺水馬絕島牧因而渴死半道者枕屍相屬也又積
雪苦寒墮入肌骨蒙古侵掠乘閒竊發行者至此莫不
震慄而公獨愜衆坦行卒無患害然則公亦真可謂勇
決敢爲者矣旣至都念晨昏久曠方謀歸省而瓊標公
適病篤公聞逆歸日夜侍湯藥而瓊標公竟不起方公
之出塞也風霜侵剝已患足疾至是復以居哀寢劇服

除遂以疾告公旣里居時伯仲年已高芝巖公方受
殊眷轉餉北路培蘭公又遠鎮潮州公乃扶疾治家事
公固志期許圖者披以久疾閑退雅非本懷故居嘗缺
缺未能以忘世也及芝巖公諸子先後登賢書戊辰歲
芝巖公少子成進士授館職公乃欣然色喜顧謂諸子
曰吾今其可無恨矣吾弟兄雖戮力行間受國爵寵
然吾終以不獲與科名爲恨卒爾諸兄奉善承伯訓聯
登甲乙得以文章侍從上報殊絕之恩下竟先入之志
卒而後吾其可以無恨矣雖然吾且將以望諸侄者望
汝曹也汝其識之

每良辰美景則置酒高會蕭然嘯歌亦庶幾怡然而忘
若矣公生不驚桑梓居鄉久尤務施濟每歲歉則出困
米以賑疫作則施湯藥里中之賴以全濟者甚衆後進
有貧不能學者公爲備修脯遇紛難輒爲排解或得其
平故公卒之日鄉人無不登堂駢集而泣下也公生前
二歲母任太夫人卽見背其事繼母任太夫人也一如
其所生兩執親喪皆有禮及諸兄先後謝世公年已垂
暮總戎公亦先公卒公乃大慟曰天乎諸兄長我先我
應爾弟生我後且八年今亦先我逝耶我葬諸兄而弟
不及葬我諸兄不我葬而我乃葬弟天乎何命之窮也

竟以積痛增劇發病卒嗚呼惜哉公其所謂遇而不遇
者夫然吾觀古今來懷才蘊智能之士輾轉而不遇於
時者多矣如公者固嘗一試其才名聞君相及養疾邱
園享素封之資極優游之樂而公之兄弟從子咸卿階
榮戟甲第聯輝名豔當世然則知公者不執遇與不與
而公遠矣公歿於乾隆癸酉年距生於康熙丁卯年享
年六十有七貢生授例候選知府以辦運北路軍功
誥授中大夫布政使叅政卒於乾隆二十年秋九月
十二日葬於松村南原之大官地新阡元配郭氏誥
贈淑人康熙甲戌科

嶼之公女繼配劉氏 誥贈淑人諱子輝公女啟其祔
於先生者而合窆焉繼配李氏 誥封淑人諱之標公
女子八清潤候選州同知軍餉議叙加一級清澤先卒
清滋濟汾並國學生清漢清瀆清涑清湜俱幼女三長
適國學生郭藩民次適國學生常宜字次許字國學生
梁本榮孫八人柴梁果梗柔棋榘梓女孫六人銘曰默
默蒼昊悠悠太始洪纖不均異踪同軌嗟哉范公奪跡
何偉名著廟廊身歸田里豈造物殊其施而豐嗇異其
理彼穉者山彼汾者水永其藏固安於此

太學生王文輝墓誌銘

楊程武

君諱文輝字郁章一字竹堂系出周靈王太子晉世為
山西介休人明洪武中有富平令諱傑者沒祀名宣其
後遂感數傳至君之曾祖賜勅祖尚堯皆為諸生食餼
有聲父進賢以醫名當世晚而生子君其是也君生有
異稟氣質凝重常與羣兒嬉戲多以粉墨塗面君獨不
肯見者知非凡品也七歲就傳受經書如宿習稍長為
文新穎獨出同學者咸推讓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常
下惟山寺工苦不輟或臨風執卷或對月披衣讀書者
得意處幾忘筋力之疲與風雪之中人也顧數踏省朋
不售任及遊東師入太

懷中常戒刺有願識其面者率謝不往落落無所遇君
慨然曰得失命也吾敢衛命以俸進乎遂襆被出都門
由吾黨抵雲中訪故人於白登山下登臨憑弔俯仰古
今無復問世之志矣歸而杜門著述築亭疏石栽花藝
蔬風日晴美招一二親故飲酒賦詩徜徉嘯傲與同里
紳士修香山洛社故事歸然居首焉君故精於醫而既
棄舉子業亦欲托於醫以自晦數百里內外爭造請之
服其藥無不立愈或一家持其方去鄰里襲用之或乞
其渣煎之無不効者遠近傳以為神事親孝善先意承
志及丁內外艱哀毀盡禮三年未常見齒卒服後每遇

諱日未常不流涕比老以為常意氣慷慨已然諾為人
排解紛難少與同里梁君楚白交梁故饒於貲羣小多
覬覦之者構大獄欲置之死親舊皆懼禍潛避之君獨
出死力營救至挺身對簿周內百端不少動事久得解
梁君深德之而君事遇之後絕口不一談人尤以為難
梁君後卒遺孤年少奔走南北君為之經紀其家晚歲
鄉人益服其器識或爭曲直辨可否君一言判決無不
各愜其意以去教諸子讀書敦行無少懈長子佑遂以
能文名雄河朔間君所著有竹堂文集十卷方策十二
卷究心集二卷杜詩

月十九日卒於家距君之生爲康熙丁巳九月二十日
年六十歲配梁氏繼閻氏子三長佑縣學生次儒次價
女三孫二伯等以乾隆七年壬戌葬君於西靳屯青龍
橋之阡而郵書乞銘於余余雖未識君而君之子佑前
歲曾以詩一卷就正於余蓋後來之傳也知其淵源所
漸者深矣乃不辭而爲之志并系以銘銘曰林宗之鄉
子晉之裔鍾地之靈爲人之瑞儒非嗽名醫非玩世舊
粗何榮道充爲貴有子紹衣世美克濟余爲誅德銘詞
不愧

朝議大夫燕公汝靖神道碑

嗚呼我高叔祖西軒公卜吉百有餘歲五世從孫申特
表於其墓非徒敬著其德也實有所不能已也申幼時
先子嘗言西軒公去登封任時百姓遮道攀轅有無以
公歸無使心悲之頃心竊忘之數年後於斷簡中得族
譜序不信佛說真堪頹頹韓蘇知公能文章又得臺臣
薦剡云心對彼蒼政厖保赤知公德被於民間登封誌
叙公修文廟纂邑系教養恩勤祀於名宦知公有功於
是邑嗚呼可謂三不朽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
曰天道福善禍淫以我西軒公之可以不朽如此宜子
孫振振繩繩高大門一一再傳而即不祀豈小

可對彼蒼而不邀彼蒼之報耶政厖保赤而不保子孫
 耶蓋公歷仕生勤將吏治德澤流諸黎庶雖沒世不
 能忘也乎登封之民以享以祀歲時勿替既無庸下之
 莫而已俎豆馨香也誰謂為善不報哉申念高祖與公
 同胞生平最友愛烝嘗未敢廢猶懼後人之忘其所自
 而特揭於阡此百餘年無表而今日表之者有所不能
 已也高叔祖諱汝靖字懋忠號西軒明萬歷戊子舉人
 仕登封令從祀名宦累擢長蘆運同卒於官

文潞公家廟碑記

元豐三年

宋

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
 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夫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
 建祠堂於基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
 後遂著於命以宣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
 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
 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
 禮頹教移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
 帝憫羣臣貴宦公相而祖禰食於廢俸於庶人慶歷元
 年因郊祀赦聽文武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
 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察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

皇祐二年天子崇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
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
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請諸臣專殖第產不立
私廟睿心至意形於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
疑或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
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
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
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
亦安故習嘗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象為之者獨平章事
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

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
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秀兩翼嘉祐元年始
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
以藏家譜枋在中門之右省牲爨饌滌濯在中門之左
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
以入輔出藩未嘗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
營廟而祀焉一旦授光祿家譜曰予欲誌世族之所從
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歎於石光
竊惟公道遠復古率禮與化之感德不可無傳雖由知
不文不敢辭謹叙而

究以謚爲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丕丕注河東太守教
數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爲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
可譜韶之六世孫頻後魏爲太守頻曾孫顯儁以別駕
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頻
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州郡丞名列循吏
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幼秩君洪從高祖起晉陽爲右
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歿頻
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
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
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

括孫晦爲大子賓客暉兄昕爲襄城節度使暉爲散騎
常侍榮冠當時自顯萬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
陽或遷太平或蒲坂或遷寶鼎晦之從父兄弟晤爲北
都監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叅軍棧棧生館館生
澤州錄事叅軍卽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
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二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
文歷寧太谷二令漢高祖卽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
下其支別者自歸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叅軍祖
考諱某辟石州某府叅官歸齊皇太宗皇帝平晉陽召
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爲某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

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遠不可掩判三司
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右行之詳見
於故平章事宴公叅知政事三公所撰墓誌及碑公貴
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
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
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國
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鄭氏配魏公君東室魏國太
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
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
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

常其君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
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鬱彼喬木茂於苞根浩彼長
川發於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諼天佑有宋誕生哲臣
乃幹樞軸乃秉絡鈞克釐克講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
暴粉蠹公往道遙不日而消仁祖遺疾羣心震慄公入
密勿四海清澄出英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
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誥且歌政之和
在洛爲多謀君之安寧如得民公自汾洛遷於洛許永
樂茲土永蒸私處伊水洋洋障山水蒼蒼是掄是劇是斷
是斷遠於有洛是相是贊是下是隲是築是棟是植是

扶是效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
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庫公堂公曰予康人
隘公庭公曰予寧人勿予隘惟子孫是賴人勿予庫惟
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爲美匪目之爲
麗廟堂既闕四室有恤恭牲孔碩尊黍及稷籩豆既滌
灑掃既備旨酒既沛割牲爲醴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
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祉強明壽遐帝錫公祿崇營
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勳是酬公拜稽
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貽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
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大饗禮成蒙恩恭記

文彥博

元豐三年季秋皇帝行大饗之禮於明堂方守魏被召
侍祀大禮慶成後四日持叢制恩進位太尉保釐洛郊
臣犬馬之年七十有五前此累年章十數上以求致仕
聖恩俯憐舊物曲念老臣皆未之許今復優進公位俾
守別都自顧衰殘非敢當克俯伏辭避至於再三訖不
獲命乃以閏月二十三日陞解翌日出都仍賜宴於瓊
林苑以二府大臣押伴既行臨遣中使內出寶器俾醕
天醴以極魚蔬之樂賜御詩以寵其行臣伏思蒙厚恩
荷殊渥自近世遺本朝以來未有此比則有賜臣傳奉

詔作序事義詳矣至雖窮極語言不能盡意惟知負戴
天地生成之德感激而繼之以泣惟陛下聰明睿智煥
乎有文帝厲作歌光昭前典伏自臨御以來十有四載
而英韶之韻雲漢之章百執願聞萬物思睹者久矣曾
未之得夫何老臣首蒙天賜至榮至幸起絕等倫始至
前門則已傳布於宮省尋抵洛宅又得誇示於吏民是
用圖金石刻以永其傳將與夫日月並明天地同久復
使臣之子子孫孫相繼率勵保之守之亦克永世至於
老臣爲不朽矣元豐四年正月三日謹記

永福寺藏經記

彥博蒙祖禰之餘慶被過度之嚴訓遭遇聖時早登科
級驟叨進用口口藩輔逾四十年慶歷中忝爰立口恩
得立家廟四世於西京又高曾祖墳在汾州靈石介休
二縣父母墳在西京伊闕縣皆有奉墳僧院各得賜
額曰永福教忠積慶得撥放重行澤及大臣之家至優
至厚以至子孫敢不克荷內介休空王西院西京資聖
院乃因舊院已各有藏經惟永福教忠院近特捨俸賜
金帛各置經一大藏付返院收掌逐時看轉以克資薦
本院主首知事僧精嚴護持不得少有損失

元貞元年八月一日介休文廟修竣縣尹田君澤以書
來告曰縣之學舊在治東中更兵燹鞠爲茂草大元勃
興文武並用詔詣路節縣官吏春秋釋奠先師以時修
其廟宇士能通一經者復其身其有茂才異等則歲貢
而起擢之由是天下學校始復立焉至元甲子閻公梅
來宰是邑與諸生謀議更新乃於城之東南隅市民居
一所以為奉祀之地壬申古陶梁公天翔繼至始作大
成殿而以故居爲講肄之堂工未訖而代去後二十年
主簿平陽王君益蒞任慨然營葺不憚勤勞於是邑之
吏民相率捐金以助堂庶階祀次第畢興未越月而澤

適至乃相與贊成之自惟邑小民寡不敢重爲勞費而
又當驛路之衝南北往來冠蓋相望朝夕送迎不遑寧
處弗獲時親擊鼓近三年而工乃竣今秋上下用釋菜
之禮而落之惟子善文願記之以風示一邑庶乎士人
咸興起焉澤之願也余惟今天下之邑孰能其官者不
過優於簿書期會之間詳於追胥督責之末而振興學
校能如二君之協心者夫豈不可貴哉余雖不敏不容
不彰其作人之意因誦所聞以告其邑之士曰自天降
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使知有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之常是所謂動物而有靈也惟其拘於氣質之

偏遠於嗜慾之誘或至陷溺其心而不自悟耳先王爲是建學立師訓導之以復其性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與夫六藝之文十五以上則入大學而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齊家以達於治國平天下其下因其固有之良以導之期於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復其初而已夫然故其爲教易知而其爲學易明此三代之前所以賢材象多風俗淳厚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及周之衰異端並起惑世誣民吾夫子出而發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傳之弟子至孟氏歿而諸儒疵而不純凡師之所以教弟子之

所以學或放於虛無之境或入於華靡之場學校之設其名雖存其實已亡浸淫及於五季之亂而敗壞極矣近世周程張朱數君子迭起尊信孔氏而得其不傳之統著書立言莫非復先正窮理盡性之微修己治人之要其有功於當世實非淺鮮然而世之儒者沉於俗學未嘗考其已試之效或輕議而竊笑之其有稍知景慕者則又捨近務遠處下窺高而不思反之於身以求其切於政君澤民之實今天子卽位首發德音以爲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命有司覈葺官廡擇宿儒爲之博士養弟子員以廉儉並得以教導人之效也二君遇文明之

世章新庠序又能挺然自立學聖賢之道而推之以教
 人其皆宜書之以示來者邑之士誠能於日用人倫之
 際講論問辨敬守力行處家敦孝弟之行處鄉與謙讓
 之風進而朝則功名事業光炫史冊三代之盛何不
 可及之有此皆先王建學之意而二君之所望於多士
 也可不勉哉

河村新潤濟侯廟記

馮 鈺

邈侯之初自署河西王禿髮偽檀之子也傳檀為乞伏
 熾磐所滅侯自樂都奔北魏世祖愛其勇賜爵西平侯
 加龍驤將軍謂侯曰卿與朕同源今可為源氏賜名賀

累立戰功封平西王改隴西王卒贈侍中太尉謚曰宣
 魏書班班可考也初侯從世祖擊西河叛黨白龍至白
 彪山下馬忽墮足躍地出泉後人遂名其泉曰馬跑泉
 又白源公池疏流澆源溉田數十頃立廟以祀宋崇寧
 中鎮將許某祈雨立沛因榜為永澤廟宣和元年大梁
 營宮室遣使取河東大木時亢旱汾流既涸知汾州軍
 周焯懼違詔命誠禱於侯大雨夾旬木筏得順流以達
 於是河東經畧安撫使李某請於朝封潤濟侯介邑密
 通西河雜雨雜暘澤被孔厚春秋祈報俎豆雜皮茲村
 之廟所以作也歲久欽祀人老虞無以妥侯之神職食

更新之而問記於余余因叙侯之巔末以垂於後時至
元二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也

復西河水利記

嘉靖二十年

明 孔天英

邑之勝水出孤岐山下其流混混不舍實愴農民灌溉
之資鑿溝濬澮引源接流可使瘠土爲腴利至溼也顧
民不善疏官不荒度則水之用微矣自宋文潞公始作
三渠引水分灌其東渠中渠則由東北灌北張宋安等
村之田西渠則由石河而西經邑城泮池灌輟板等村
之田百姓深享其利無不德之乃自石河壅閼西渠之
水莫能遠達蓋百年未之能復焉辛丑之夏叅政瀨川

于公行縣問民疾苦遂得西渠所由廢興即召父老告
之曰泉流之興以利民也而今乃壅閼如是厥維弗疏
之故乃命縣尹董君宗魯與其役主簿董君舉正督之
石河故道浚深七尺構隧道二百餘步達泮池高三尺
廣二尺有奇凡十日工竣於是西渠之水復通韓板如
故士民欣然頌公貽萬世之利縣尹撰狀授茂才馬瑤
高斌屬余爲記永之貞珉俾邑人世有所考昔西門豹
之治鄴也令名炳焉史起以爲仁智豹未之盡則以有
漳水而不知用史起乃引之以灌鄴田鄴人至今歌之
余於于公亦云

繕縣城記

隆慶四年

比歲圍臣失事北寇跳梁隆慶元年九月入晉地大肆殺掠時石州不設備攻破而介休以縣尹劉公備禦有方得不陷於是郡縣咸大議城守之役然無體國愛民之實者猶勞而無功公曰古所謂以逸待勞者非宴然無事之謂乃一勞而永逸也茲邑之城在太平之時不可不調之固在折衝禦侮之時則增繕聚可已乃均田里以出其力酌公帑以出其財規畫既定民樂於趨事工樂於售能不數月而告竣增高一丈二尺加厚八尺周圍雉堞樓櫓敵臺之屬皆言言仇仇允矣一勞而永

逸於是邑之民咸頌公無窮之惠宜勤之貞氓以誌不忘而屬記於余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城廓完固也詩曰大邦維翰言屏蔽一方也夫大邦寧不設險而必曰維翰則設險者之又貴守險也向者石州雖無堅城倘守之得人未必至於覆沒惟城守俱失賊乃乘之矣乎劉公既守於前復備於後蓋不徒設險而已將練士卒厚蓋藏務使民食俱足民志咸和無事則與之休息有事則與之折衝公之翰矣邪乃永寧一繕城而攻守備焉是豈非有愛民之實心而發為保民之實政哉是用記之以告來者公之德將覽愈虛勞其名也

已西鄉貢進士湖廣興國州人縣丞吳君從政主簿金君冊典史李君朝官並協恭董役於法得書

新城南上堡水神廟記

劉蓋臣

余村自昔建有水母廟蓋及南東柳二泉資上中下三堡僅概實賴靈長之德有以利濟無涸歲時報享之宜也顧神向無主名意水為天下之至柔有母德焉故以母道奉之歟維廟宇日就傾頽眾懼無以妥神之靈也相約整修解囊不吝眾志維勤凡黃白金百兩工不匝月煥然增美於前於是父老畢集既焚香奠神蓋臣乃通告之曰茲水賴神之靈吾三堡三分其利每分三日

邇而復始次第輪流向無乎奪誠恐日久弊生致水澤有不均之患非但人起訟端而神其馨此黍稷乎僉曰願子孫世世守此舊規若有違者唯神殛之因記斯廟之修而并勒諸石以垂於後時萬歷八年春仲也

修史村淨土寺記

萬歷十三年

梁明翰

史村之有淨土寺久矣明曉上人卓錫之明年聿新舊宇為一方壯麗道場此僧家供養聖臺不為懶曠道人無足具也先自嘉靖壬寅僉峇內趙掠至棉山之陽軍士多殺傷匝朝廷西顧之憂臺臣檄郡縣修整封埃里堡為保聚計史村有舊寺年久不足恃而寺離寨南

二三地方三十畝有奇四面高崖環以深澗車馬不能
過惟南一微徑僅通人行形勢若天塹然上人講數
年後邑中尚有兵劫此寺址險固足以備不虞爰持鉢
告檀那布金改佛殿三楹爲五楹築禪房數十間市田
七頃聚僧徒十餘人朝夕誦法華不輟鄉人咸目爲高
僧敬禮之越丁卯爲隆慶元年寺方修訖而寇陷石州
復自向陽峽焚劫縣境上人乃悉呼隣寺居民携老幼
避入於此者千百人徧給醴粥凡三日寇始退咸獲安
全於是一方之民謂上人非但戒行高潔其知見廣大
深遠能度一切衆生苦厄如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

道中化作一城長時疲極之衆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
安穩想抑如如來生住於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也衆
旣感德不止而上人猶思預弗已續建僧寮七楹此心
直是空際法雲故遍覆世界衆更頌其功之無量無碍
謂不可不昭示來茲特走數十里間乘爲記余曰善哉
佛法慈悲上人歎度盡大千方證菩提乎今之牧民者
各有解倒懸登衽席之責而視官若傳舍不肯憂民之
憂素餐尸位如粥飯僧者何可勝道上人不過耕園一
闢士而能俾千百生靈免於鋒鏑厥功實非淺鮮無論
預識劫厄卽其有備無患救民者之所聞而滋德也

余邑楚利所在多有而撓槍向處百姓呼號驚竄莫之
 能救言之至今痛心噫天下安得胥上人者而保我黎
 民哉上人蒲郡僧也聞楊襄毅公謂其世尊化身信然
 驚驚聚水利記 萬曆十六年 王一魁

切邑民温怒等爭驚驚聚水利聚訟有年不能止余蒞
 任未閱月上官星火命平此訟以息爭端余既宰是邦
 與民樂利相關何敢須臾緩即詣泉所召三河父老遍
 問致訟之原謂昔時水之所至地即灌之今豪強之徒
 視為利藪往往多壅斷謀故有有地無水有水無地諸
 弊有地無水者自來無買水券不能引水漑地旱則苗

穡有水無地者自來有買水券雖無地可澆得以利市
 於是訟者四起矣余以為地者糧之自出水者地之資
 生糧與地不能判而為兩則地與水能離而為二乎因
 與民約曰自今伊始不論水券之有無惟既輸水地之
 糧即當按程分灌後凡賣水地者水既隨之不得賣地
 不賣水賣水不賣地復循夙弊如此有水無水皆曉然
 於人之耳目縱有豪強之徒亦知法之畫一無所施其
 狡獪寧不貪富相安乎寧可息耶父老聽斷之下無不
 稱便乃與主簿蒲君命書吏取水地圖籍與民硃券較
 對計畝分水仍註籍冊不給券畧大畧具矣而地

御史文公請水地與平坡糧之輕重遠甚冊中尚未昭
悉且買水買地百姓各爲世業今日驟爲更張民情果
怙然取耶輪澆之法向先自下而上今仍如舊耶事屬
更始不厭詳審未復按冊權之自萬歷九年濟文地畝
就現在水程計水地二百九頃六十五畝有奇每畝水
糧八升一合共水糧一千六百九十八石而贏又自萬
歷十年至十六年接續更正平坡沙鹹地爲水地十一
頃二十九畝有奇加水糧二十九石而贏今復濟出水
地四頃二畝有奇加水糧八石四斗而贏較之九年濟
文時溢出水地一十四頃三十二畝有奇水糧三十八

石而贏仍解豐贍庫存儲倘國家有加賦之條民地有
侵咎之虞卽可絕長補短無庸重累我民更有刁民張
世德等以本非水地私買水程計地一十三頃九畝有
奇仍改平坡不得復分水澤贖贖百金以充源神廟修
葺之費申詳各上官訖於長上官謂余不避勞怨能濟
百年之弊而釐正之非傳舍視官秦越視民者比自此
富室不得爭衡窮簷得安耕鑿王君之惠民不與水利
可大可久哉宜勸之貞飛使民世世知所法守噫余自
登籍以來矢慎矢勤惟恐一不得當下以違聞問之好
惡上以煩州司之糾

敢嘗此獎借第既關民利不得不勒石以記之而及柳
二泉水池二十三頃九十一畝有奇水糧一百九十三
石而贏水糧二十三糧一十時並載入焉至灌溉之法
自下而上自昔良規不能易也

重建源神廟記

萬歷十九年

王一魁

狐岐山在邑東南三十里勝水所自出俗謂之鸞鷲又
謂之源混混數十里自南而北流分東中西三河資以
溉田若干頃詳余水利碑記山舊有源神廟故事每歲
上已有司率土人詣廟致祭分三河水勢以時正興東
作也余自丁亥秋蒞茲邑越明年戊子春三月邑人白

余余竊惟山川邱陵能出雲雨者皆曰神古者諸侯祭
封內山川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若茲源泉既以其水
溉焉齒矣又時以其氣蒸為雲雨即歲大旱首不為稿
夫非所謂神而能禦大菑者耶若是者祭之不為諂藉
命不祀猶將創以為典矧既有舉之者乎於是設牲走
祀祀畢周覽形勢廟在山之西阜頽焉將傾基亦隘甚
且南山如面濼瞻眺非廣象出左腋廟中不可見心竊
病之邇視家間書至大二年創建洪武十八年重修傍
得石刻進士趙琨撰文前并州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兼殿中侍御史兼修撰銘碑撰三道三年重修

神堂大中祥符七年勒石用是知源神廟自宋以前已
有之而其為水利從來最遠碑文用四六頗麗然誕漫
穢靡闕畧於事情銘及字畫尤草草多剝落顧非是則
固與徵柱古人所以重金石文也頃之至南山麓得平
阜廣十丈長倍之仰眺諸峯左右盤礴宛若雙闕迤迤
北下蒼翠萬疊俯矚飛泉瀉出山下如萬斛珠隨地而
湧聽之泠泠然澍澍然若理絲桐而鳴環珮也余於是
喟然嘆曰斯非神臬靈域乎柰何不於是作廟也第歲
方擾饑民力未舒何敢輒興土木意逡巡未決先是邑
民以水利久弛因緣為奸積數十年弗能扶其弊訟獄

滋繁百姓坐是困敝者不可勝計余則謂凡為政者因
民之利而平之也今民以爭利弗息而不為之平名雖
曰利其害實多為有司者日抗顏於其上一切弊政置
之弗聞若著贖然民其謂我何因疏流導源釐定章程
俾三河土壤貧富均平民乃悅服息爭而向之因緣為
奸者皆叩頭悔汗願以新神廟贖余許其自新白於觀
察僕公報可乃庀財鳩工擇邑之賢者董其役余亦時
至省視土人享灌溉之利者亦各輸糧輸金為助鄙人
有言利於己為有德以彼其利宜其奔走恐後也于是
廟本遷於南阜負離抱坎三殿五楹所竟舜禹三聖人

傲蓋孤歧爲角治而克舜命之也東西廡各三間殿前
數步甃磚亭五洞中爲儀門洞上樹臺爲歲時歌舞報
享之所大門三楹門外地漸下作石梯數十級梯竟疊
小橋堅坊其上榜曰溥博淵泉下卽鸞鷲泉也橋上目
送流泉如神膏自溢非天造地設與廟西偏建官廳一
所顏曰趨稼祀神時齋居也山地若干畝給道士奉香
火工始於戊子之夏畢於庚寅之秋規制較前闊敞而
不傷於財庶幾可以妥神矣是冬土人告余曰新泉六
七孔出山下源泉亦盛於昔余往視之信然噫夫非神
之靈長也歟諸薦紳先生暨父老輩咸趨余記因述其

巖末勒琅而樹之廟左宋祥符碑亦移真廡下時萬歷
十九年辛卯三月三日也同事寮友某某經始落成得
並書之諸有勞動者亦載碑陰弗敢畧云

新介子祠記

張 煊

吾邑介子從晉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歸不言祿奉母
而隱終身無怨言夫人而知之也余謂介子之志有大
難白於當時而寧隱忍以沒者苟非後世君子闡而揚
之則其志終湮而不彰何則東遷之後王室旣衰周之
子孫日失其序天下之想望輔共主者實惟晉國而重
耳又少好善足以撥亂濟危及之正故道隨險阻不恤

其身深望返國之初卽圭介入觀夙夜匪懈式辟四方
以答文武周公之靈於在天也不謂阻謀桑下懷安之
志氣已畢露於中途而授璧要君之侶復皆固結主知
他日同朝對命必以仁義之陳爲迂濶而急功近名之
爲可信也故歸卽引遁入山唯恐不深耳或者謂旣知
重耳之不足輔何不於未返國之時而卽避去耶是又
不然君子旣隨人於患難之中未能速俾之轉危卽安
而復中道委去於心孰忍中人猶且不爲而謂賢者爲
之乎道君已主晉祀特借不賞功之名如孔子之燔肉
不至以去其心實素察其君之不過霸諸侯而恥與狐

偃輩同爲譎詐之臣也漫假得申其行道之志雖未必
若伊呂之偉烈豐功而視狐偃諸人必更有可觀者倘
徒以祿弗及之故何難一求而胡身隱焉文之矜平躁
釋乎我故曰介子之志有大難白於當時而寧隱忍以
沒也迄於今弔綿山之隱處雖牧豎樵夫莫不憐其志
則介子生雖弗及祿而已俎豆千秋也又何必文公之
旌哉我里舊有介子祠歲久將傾集同志稱量輸金等
而新之凡兩月而工竣時天啟六年秋仲也余因記修
祠之歲月而論介子之志

三晉風稱天府爲中原必爭之地而介邑適處衝衢商賈四方輻輳邑屋萬家不得不深保聚計况今流寇多出沒於此哉初隆萬間蒙古屢警城旣以石爲基易土以磚爲甍固矣而城外東北二面向築土爲關廂未之堅厚卽欲繼城而修之衆以力竭而止因循至今大半傾圮倘不及時規畫其何以壯外而固內然費以數萬計國家當用兵之候帑藏不盈貌茲下邑何敢復傷度支而謀諸閭黨道旁之築訖無成功可奈何維時侍御張君獨慨然告衆曰奈何以萬世利徇目前自阻哉願出千金爲紳士先復上疏云臣邑當三晉之衝土城非

百年之計守城必先守關修關勝於修城關之弗守卽益湯此此何益臣雖寒素當捐金首倡以共保此一方疏入天子可其奏乃下詔勅撫臣詣邑召富室計議於是人或急公工亦畢集經始於己卯仲夏爲高爲厚俱如城制雉堞翼如樓櫓相望厥長一千一百丈有奇用自金四萬而贏至癸未八月告竣侍御乃徵余言以記之余按春秋有築必書凡以興萬世利非愜輿情而破隅見無以堅厥志而觀厥成是役也中丞斷其議君守邑令暨其成而不吝千金抗疏首請者實惟侍御張君之力侍御邑人名植茂

愚共濟斯役者並宜泐於左以爲家志成城之勸

董生修文廟記

順治十四年

國朝

李如模

邑之文廟自渭南史公整修後歷數十載無繼其役棟宇摧殘丹雘脫落紳士朔望瞻拜雖莫不欷歔與嘆而未聞有更新之創獨邑庠董生爾型謂我旣翱翔禮樂之林沐浴文明之化坐視宮墻頽廢心何以安旣鮮家志我獨任之充我之力積二十年可以竣雖曠日持久終勝道旁之築也於是料工度材殿廡堂階暨神庠神厨之屬靡不次第以舉無何天不永年未及觀成而卒厥子正紳善繼乃志不避寒暑朝夕踵修星霜凡屢易

而後規制大備賁飾煥然矣是役也經始於崇正辛未至國朝順治丙申而工方訖歲餘兩紀時更兩朝人經兩世其辛勞不爲不久苟非誠心以貫之烏能終始不輟若是夫明季自思陵卽位以來無歲不用兵天下騷動流寇所過城邑爲墟生其際者皆謀苟全之不暇而董生父子獨以文教爲重作述相承修於舉世不能修之時迨聖朝定鼎我邑學校獨不煩當事振興而鐘鼓豆籩無不完具其功豈不大哉余蒞任以來嘗贊嘆之茲邑人咸謂不忍沒其美請記之以垂不朽余雖不文何敢辭因述其始末詳諸貞珉抑聞董生篤行君

子鄉黨無不奉爲楷模獨惜早逝不得一見之而三子俱已列膠牆好學能文正神其長君也天將興董氏也歟何子孫之多賢也同時董役若王君建極傅君商霖羅君微聲馬君先登桑君日扶侯君來貢等咸著勞勩於法得書不敢畧云

修李姑巖記

順治十七年

梁鍾豫

綿上之巖有名李姑者相傳唐太宗妹入山禮佛至此結廬焚修有年卒登覺岸後人卽其廬肖像祀之考唐書高祖十九女皆先後下嫁無出家者惟睿宗女玉真公主始度爲道士號上清元都大河二景師後多繼其

風終唐世凡十二人未聞有爲比丘尼者李姑果太宗妹耶仙耶佛耶皆未敢信顧斯巖自昔至今率皆黃冠率香火則李姑疑爲道家近是甲申之歲邑境遭閩寇肆掠余避兵入綿上得遊斯巖鍊師王某歛畱信宿問黃庭論真誥規規有元旨而道宇雜樹文蔭雲垂烟接披拂清芬令人坐臥忘返巖之最上層則李姑像在焉瞻拜仙儀飘飘出塵世狀匠手亦巧於繪哉下覽象峯如萬點蒼翠呼吸之際可通帝座矣自辭鍊師歸後未能再至己丑之秋斯巖遭餘孽蹂躪而鍊師亦厭世去其徒微與康道寧之漸及燒燬也亟告邑人士捐金以

助於是取材於山陶土爲瓦舉廢易新工始於順治庚子暮春之九日凡十旬而竣微興走告於余願爲記余曰天下事佛禮仙之地不過榜之曰寺曰觀而此獨以李姑棲息之巖卽白之曰巖蓋巖以李姑顯而洞宮亦可以巖稱也抑聞之山之石窟曰巖又殿旁高廡曰巖意者李姑生則修真巖穴死則得侍通明殿頭如上元夫人耶姑不具論惟綿山爲吾邑勝地而斯巖又爲綿山勝地至今憶舊遊心嘗戀戀愧予已濫竽雁塔勢不能不爲風塵俗吏宜海蒼茫望之不可涯淡苟得早賦遠初重遊勝地則如出火坑中登蓬萊仙島豈不大快

哉因記斯巖之修而誌余具日之志

雨後復遊洪山泉記

康熙十三年

王鼎起

介休三篇文字綿山奇險自足壓卷洪山泉正而熈次之義棠虹靈橋上亦一韻處又次之舍此而外不足畱一囑也綿山宜雪尤宜雪靈從天半擦青披白是裁巖嫡派洪山泉宜雨尤宜積雨萬聲砰礚亦水靈之府也虹靈橋則宜月尤宜殘月在淡煙縹緲之間此余之私評要後之韻人才友亦莫更余評者適於雨後復有洪山泉之探未及石同村而瀑瀉者瀉出於兩耳之間似謂王生復來何暮也真寶矣古哉至環翠橋畔儘可

雲林筆意之亭無柰士人造一題樓襲吾鄉萬壑爭流
額仍帶俗氣然於竹樹陰翳中聽激湍奔壯佐以水碓
環春轟雷破耳雨餘果愈震也而尤趣絕過村幾百武
白濤從田間層級而來如尺白文絲皆蚊人所織有從
坡上來覺蹙躑難行參差榮繞似畫家名手故作拙筆
以頓挫分其遠近語默也有從澗中來者滃滃如爭囁
囁如咀或左或右或隱或現現而近者響反細隱而伏
流石竇者如鸚鵡入甕甕中弄台作洛生詠又如風雨
雜陳於黠靈之夜相商崇語不大明了勝彌漫出跳作
碎蛛濺玉也坐源神廟橋上看一古挑飲羽士新茗片

刻清福慙媿享受此身非晉非唐覺勞生夢夢於晴日
風庭中叅出泡影幾何桃花一番紅淚又爲王生泣下
也遙見柳根半爲水浸波洄余特近之以影送入泉中
殷勤洗濯骨毛爲之灑浙余其爲魚乎始悟洪山泉文
字取第二卷是素以爲狗題蓋洪山泉是素而雨則其
狗焉者也亦當定評以波瀾獨老成矣余快甚故歸而
記之

復鷺鷥乘水利記

康熙二十九年

王埴

孤岐之鷺鷥泉自宋文潞公分濟三河溉農田數十村
其利甚溥厥後壘塞復塞河據上流而獨行尚無事

擾而中西兩河同源分派弊有不可勝言者萬歷間一
經於一壘三公之釐正再經於記事史公之均平計地
立程挨次輪灌設水老人渠長給與印信簿籍分時刻
以澆地始於三月初三終於八月初一舊規載在邑乘
勒諸碑記無容紊亂者也迨順治年間法久弊生屢興
訟端不能卽止今夏兩澤愆期農民急資灌溉聚訟愈
多中西兩河之民謂石同人以坑搭水相混有使中霸
西使西霸中之弊石同村謂西河人以五分作一刻奈
亂舊規互相攻訐余曰五分作一刻私增水利固大不
可宜卽禁止而水各有地地各有主何自而有坑塔之

稱此弊不除尤爲霸水根由下流受害之原何以息訟
而安民乃召水老人而問之對曰石同應得西河水六
分大約於七十日之內用九程十一時應得中河水四
分大約於四十五日之內用四程五時二刻三分五釐
合中西兩河之水共一十四程四時一刻三分予又思
石同中河水於四十五日之內計水五十三時二刻三
分五釐則西河七十日之內自應得水七十九時七刻
五分二釐五毫然兩河分水多寡不齊因使石同人於
七十日內用西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用
中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再補以四六折

筭之水指中河二十一三時三刻四分八釐五毫此外中
河之人指石同故渠水七刻四分八釐五毫此外中
應用一百四時四刻一釐此四六折筭兩河並行之法
也於石同西河九程十一時中河四程五時二刻三分
五釐之原額毫無增減西河指中河時辰亦用四六折
筭法還中河六分水一十四時四刻五分九釐外漫河
水一時如此通變則兩河之原額不增不減下流之憤
氣可平又何受使中霸西使西霸中之害哉此法與交
老幾經籌畫猶恐未協輿情因并召石同士庶暨各渠
長共酌可否咸以爲公余曰衆旣稱公則情可平法可

久石同與中西兩河之民可以各按程灌地上河水下
能漫奪下河矣至輪水牌舊例起於三月初三止於八
月初一夫八月田禾尚資灌溉何可輒停使水有遺利
致起爭端今更酌定至九月寒露後方止輪牌此均水
息訟之微意也較之王史二公之法雖稍爲更張然民
家永程原額仍無增損何妨通變於其間尤恐時移勢
異日久生奸因命工鑄石樹碑於治之儀門垂爲定例
俾後人不得紛更焉

修張蘭城記

康熙五十六年

劉爾聰

張蘭距邑東四十里爲孔道要區蓋卽古之張南南蘭

擊相近故音變焉鎮向有城不知建自何時無碑板可
考不敢妄爲附會自明季流寇肆虐所過郡邑爲墟我
鎮之戒嚴者歲凡三四而卒不受瘡痍實惟堅城是賴
今國家奠安海宇休養黎元數十年來干戈旣息盜
賊罔聞閭閻之間往往夜扉不闔而天子方下詔
令天下完固城郭以衛封疆此非安不忘危憂深思遠
之至意乎我鎮城周五里屋舍鱗次不下萬家蓋藏者
什之三商賈復四方輻輳儼如大邑環視舊垣大半多
頽落萬一有雀存之驚其何時而不恐於是馬贊府得
馨捐金首創里人翕然相率以助經始於丙申春暮告

竣於己亥孟秋鬻工凡九萬而盈費白金四千有奇是
役也上以慰求寧之意下以免守望之勞且以徵吾鎮
衆志成城親睦之古風在焉是不可以不記余亦里人
樂觀厥成且有馬贊府之囑因述其巔末以壽諸貞珉
凡以財輔以力相者並得列焉爲記

新文奎樓記

康熙五十八年

梁星煜

余幼時讀書城之東南隅地與文奎樓仰相接也每散
步登其上則見夫連山高嶺凝烟兩而露夕陽與夫藜
落間鷓鴣樹陰掩映或遠而或近者莫不環繞於斯樓下
覺目曠神怡低回臨之不忍去步之邑東斯樓實惟邑

侯史公建於明季萬歷時當公未下車之先士不與禮
闈選者聞一甲子而羸公謂文運之隆雖由家課三餘
士窮萬卷而堪興家孤虛向背之言亦不可不信乃辨
方測景樹榑於斯規制三層下則四面洞開中祀文昌
上供奎宿皆位離而拱於北蓋文廟處治之異宮而斯
樓又當文廟之異位易曰齊乎異齊者氣機畢達也文
廟既主乎中奎宿復左輔之正與雙峯饒氏旺相之論
脗合也厥後科第蟬聯多政通顯非風會之果能默移
歟噫史公於我邑中星好無不心籌手畫垂之永久而
況斯樓之有關文運後人敢以等閒陳跡觀耶余自登

籍以來鞅掌簿書奔馳羽檄不遑憶及故鄉風景歲丁
酉塌兒走淮上省余問桑梓事無變遷狀獨云斯樓高
厰風雨易摧有就傾之勢余不禁愀然曰以史公締造
之苦心既關文運又足以備勝覽倘任其墜而莫為之
後我邑中人不自愧乎因効鍾離捐金之意亟命塌兒
歸里經始其事於是父老歡然助理梓人巧者亦莫不
呈技而效能朽者易之故者新之規制不異於昔而景
色煥然矣頃塌兒以書告曰工始於今歲仲春三閱月
而竣里中人咸請記之余曰噫余何能文為顧斯樓既
修足以繼史公締造之心願自今伊始吾閭閻子弟雍

不焚膏繼晷研史窮經以副盛世求賢之渴庶幾與史公建樓之意終始相成而余他日退老林泉觀人文之日盛則登樓重眺山川雖故而風景不較勝於往昔哉爰卽屬望之誠走筆而爲之記

龍頭村建義學記 雍正二年

任麟鳳

嗚呼爲善之難也或有志而無力或有力而無志有志有力矣而弗克及身成之幾使其志其力終湮沒而不彰則不禁令繼述者之泣血椎心而不能自己也我龍頭村多事耕稼數百年來科第僅一見余先君紹先公少孤家無負郭田讀書僅通大義旣遊四方遂什一之

利凡三十餘載積數千金撫不肖兩昆季就傅卒業得補弟子員而猶以我里中鮮禮讓之風要未嘗敢迥其性天而不之覺悟語云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夫家有塾黨有庠古制如是今何不可自我復之遂於康熙六十年冬市里中舊宇一所田二十四畝有奇爲講誦之地修脯之資將欲擴棟宇而新之規制草創而昊天不弔先君忽遭大變有志未得竟成嗚呼痛哉不肖與弟翔鳳營葬之餘念先子彌留之夕猶戀戀此事若弗亟成先志何以慰地下靈乃鳩工改南三楹爲講

堂左右廂各二楹

院窰南北向添建三楹與前講堂相比附臨衢樹樓門
顏曰義學始於雍正元年暮春終於次年仲夏爰集鄉
黨父老而告之曰先君數十年勤苦積金不欲盡私諸
子孫建此學市此田將公諸閭里工未竣而逝世茲余
昆季踵成之其實皆先君之志也先君之力也今而後
相與擇博文約禮之士聘而主之歲以為常今後主小
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非但禮讓書興卽科第亦可由
之而起而我先君之志力庶幾遂矣噫我先君之志力
亦良苦矣父老咸感嘆之曰是不可不勒諸貞珉以垂
不朽麟鳳乃收淚而書之

新東內封觀音堂記

雍正七年

任 璣

世言觀音大士之靈在補陀落伽山離明州數千里佛
書所謂海岸孤絕處也四方男婦頂禮駕一葉舟涉萬
頃濤不計程期相忘生死必欲一至焚一瓣香者良以
大士慈悲廣大能救人之苦厄也然而大士顯化靈跡
所在多有世人每忽近而慕遠且欲以奔涉之勞示誠
心耳苟悟卽心卽佛之旨則目前卽南海何必遠而求
之哉我東內封舊有觀音堂相傳初建時堡未築也今
堡外居民且數十家士女盪寧黍稷度碩或由大士默
佑使然歟顧歷年既久大半風雨摧殘不有以葺之行

將化爲劫灰。里中相顧咨嗟。各捐金樂助。乃召梓人飭
巧者相與維新。之工始於雍正戊申。春暮竣於己酉孟
秋。且徵念之爲記。余謂大士慈雲遍蔭大千世界。我里
之至誠頂禮大士。自默佑無涯。固下心向南海求之也。
維斯堂在百室之中。農人得憇。夏畦行旅獲舒。勞足而
且月朗風清。野老常於此話桑麻。論今昔卽有訟端。可
以解紛。或有發召。可以集議。正不獨夕梵滌我塵心。晨
鐘發人深省也。修之所關綦鉅。我恐落伽山精舍徒爲
沙門弟子。鼓惑四方。男婦拋棄金錢之所未必。若是之
有補裨耳。因記之以示警。

修尊經閣記

李壽彭

文廟例有尊經閣。所以藏典籍。課經生。由來遠矣。介之
文廟舊在縣治之東。元初縣尹閻公梅徙於城之東南。
隅。今其遺址也。厥後殿廡亭廡祠庫齋厨之屬。俱以次
整齊。而尊經一閣獨缺焉。未備。明正德十年。歷城趙公
睿來宰是邑。乃於明倫堂後。購民地一區。勅建之。此有
閣之始也。自是終明之季。百餘年。閱雖復。因時葺補。而
歷年既久。風雨摧折。岌岌就傾。我朝鼎興。整飭天下。
郡縣學校。以昭文治。我邑之文廟。旣已完固。獨是閣斷
斷待人。貢士梁君錫珩。乃請於祖中書君星烟。慨然獨

任一切腐材裂瓦盡撤而更之聚木石廓規模制凡三層崇五丈二尺週十六丈八尺糜金錢百二十萬有奇是役也始於康熙辛巳越五載而落成又二十載實今天子建極之六年余奉簡命承乏茲土中書君祖孫已相繼歿而適於是冬營葬余既往弔於其廬而退觀今少司農俞公兆晟所爲君墓志銘則修閣之事載焉辛亥春會有欲新文廟之舉中書君兩曾孫濬泌念是閣爲先人義舉復捐六十金丹聖之旣竣學博榮君欲謀所以不朽者請余言勤諸石余惟古者建閣命名之意非徒備規制侈觀瞻已也蓋卽以是爲師生講

學之地也自學者溺於科舉之業所讀者章句之書所務者揣摩之學而聖賢所以示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實置焉弗講蓋經學之不明久矣今此邦之士幸得博雅敦行如榮君者爲之師旣日進諸生而啓迪之當此之時誠能聚聖賢萬卷之書於閣上昕夕誦習相與講明切究以修實行將道德明秀之材庶其有冀乎則是閣之建所關匪細而因名責實有不可以徒然者矣今夫坐擁鉅萬資不惜買朽雖捐錙銖爲里黨利輒有難色又其子孫或職是以墮廢先猷者比比皆是聞有一二樂施之輩則又惑於博譽果報之說以爲福田利

益計求其如梁氏祖孫所爲亦已鮮矣嗟乎是豈不足
以維風勵俗哉余旣高中書君祖孫倡義於前濬泌昆
李復繼述於後而又喜樂登樂於成火之美因爲次第
其始末以詔後之君子而并於紀事之餘者其尊經之
實蓋於此邦有厚望云中書君名星炯字漢昭孫錫珩
字楚白侯選郎中曾孫濬必俱國學生世爲邑間人是
爲記

新北里村龍天廟記

乾隆十六年

王彥柱

侯名潭魏昌賈氏來帝我邑與聚勿施民歌孔邇良有
司也時晉永興元年劉元海遣將喬晞寇西河攻破介

休侯與夫人宗氏俱不屈死邑人旣懷其德復憫其志
立廟祀之歲時烝嘗弗替而水旱疾疫禱之必應祈雨
尤靈祭法以歿勤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二者侯
俱有焉宜乎俎豆千秋掃邑中皆尸祝也顧廟號龍天
祀典未之載古碑復剝落不可考不知始於何代間嘗
思之龍能興雲致雨澤及萬物侯之歲被陰膏其靈昭
昭而民無不戴之如天義或取諸此乎我里之廟創於
元至正間數百年來屢經整葺今復將祀焉爰告於衆
曰侯令我邑時愛民若子旣而死衛社稷無非心衛我
民至千百載後調雨濟介黍稷豐茂在天愛民如一日

則千百載後猶我父母也夫既爲我之父母而忍其靈
寢乎衆欣然相與維新之工既竣勒碑以記其事時乾
隆辛未十月三日也

修石同分水夾口記

乾隆十六年

張正任

余邑生齒旣繁非商賈生涯卽盡力於南畝農家之水
轉至重也西北地勢汗下且濱汾河灌溉之資甚便而
東南率皆高阜歲或愆陽穀卽不登所利者惟狐岐之
勝水混混下注足以潤數十村之土壤耳志載宋時文
潞公始開三河建石平分派東河旣順流獨往而中
西兩河上流雖分而尚合至石同村過環翠橋數百步

始立石夾口判而爲兩一趨於北爲中河一注於西爲
西河其制如夾字故曰夾口舊制中河三分西河七分
歲久木石旣頽三七莫辨利歸於中害貽於西聚訟不
休時關中史公蒞任廣咨博訪又得鄉先進武別駕名
奮孝者相與講明區畫乃重立夾口昔以石者易以鉄
昔以木者易以石中河地約四十頃分水四分西河地
約六十頃分水六分兩河人皆稱平允昔之上臺勒碑
垂遠此明萬歷二十六年事也百餘年來夾口復壞漸
有強食弱肉之患於是兩河人會議與修請諸邑侯宋
公中河以侯君起明張君安漢西河以揚君清鳳經紀

其事而命余董之工始於乾隆十四年季秋終於次年孟夏末口寬狹低昂如昔水循故道史公之良法庶幾復焉凡用鉄以勛計者五百而贏石以文計者三十有奇白垂若干兩兩河計畝而出情無或吝厥成之日象咸屬余為記余乃述史公之舊章今邑侯宋公之積緒願我兩河人世世守之自均平如一無煩當事之躊躇矣爰勒之貞珉俾後人知所法守云

表宋孝子廬墓記

李生棟

聞之表懿行發幽光皆司風教者分宜行之非是則為疎為曠庚辰秋余乘驛是邦朝夕課諸生苟有一善獎

掖卽隨之而尤欲得砥節勵行之士表而章之以為邑中勸訪之既久乃得張良村故州司馬宋君者君諱如隱字仲默幼卽失怙事母先意承志數十年始終弗懈受委偶忤姑意卽出之弗顧母病伺湯藥夜不解衣禱天願代母既卒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而殯殮俱如禮洎營葬畢卽結廬墓傍寢食其中凡三閱寒暑晨昏仍若定省然嗚呼可謂孝矣鄉黨嘉其行咸敬告之有司請旌君固辭至再曰人子事親唯恐力之不竭以虧子道我供我事親之職而已豈敢以此博聲譽哉及老病劇猶囑二子勿循人言以違我志二子涕泣受命至今

十餘年隱而未彰也。意親狂則養之以誠，親沒則盡之以敬，而終身猶不欲以一旌博後世名。此真所謂生前有懿行，歿後有幽光，求之古不多得，求之今則罕聞。若非表而章之，何以慰鄉評而廣風教？爰立石於故廬之側，以昭秉鐸之分詞，之不文所不記也。

新田堡淨明寺記

馮 綬

余非佞佛人也，而作頌佛文字，可乎？顧佛法自東漢入中國，至梁稱盛，寺宇徧天下，學士大夫多崇信之。賴昌黎廬陵關閩濂洛後先數君子起而闢之，學者乃稍稍知孔孟之傳爲正。然而佛法終不能廢者，何歟？彼其輪

迴禍福之說，旣足以鼓惑庸愚，而解衣散錢又足以存活貧乏，是以其徒日衆，而與黃老儼然角勝。吾儒余謂聖賢之教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而亦不無閭閻數支流，襍出於其間。若周秦以來諸子百家紛紛爭鳴於時，而後世亦並傳其說。佛法之在今日，其亦有是夫？夫深山窮谷，人跡罕至，類有一二蓮蘂宮，黠染生色，雜彼桑門，聚徒守之，不然虎狼且穴處矣。抑今貧者日困，富者日慳，一聞福田利益之說，則不必勸之而施，不必奪之而予，而鰥寡孤獨或得祝髮以奇，貧其中不餓，終以死斯亦何貴於先王之政乎？吾村北淨明寺建於萬曆四

十一年前人修之屢矣今丁亥春住僧復以將傾告於是各解囊相助凡朽者易之舊者新之宏厥壯麗視昔有加焉工既竣屬余爲記余思梵刹之設雖以供養菩提而吾徒每假之爲鼓歌絃誦之地憶里中先哲曾於此中講學論文兩登甲第不佞亦踵相接焉夫博功白邀聲譽今之學者不過如是而聖賢正道之傳亦藉是維繫不墜脫後有繼昌黎諸賢相與倡明聖教則此選佛之場卽爲鹿洞鵝湖亦何不可哉修之宜也爰記之

晉邑令賈公墓碑記

王謀文

公諱渾晉太安二年爲介休令時劉淵起離石遣其將

喬晞攻陷之公抗節不屈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苟求生以事賊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將殺之尹絃曰盍嘗諾以勸事君晞不聽遂遇害夫人宗氏年二十餘晞覲其色夫人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心安乎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晞又殺之淵聞而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豈有後乎道晞遺收公夫婦屍葬而祭之嗚呼忠烈之感人如是夫夫典午時八王爭國外患迭起五嶽三塗並皆淪陷其間介符郡邑開門延欸者所在多有而公以屹然孤城與之存亡懷血殷紅備其伉儷不朽大節昭垂天壤寧獨介休也乎哉

然介回公生也守於斯殉於斯至今樵採不敢入蓋忠魂貞魄之所棲也余既拜公於墓下慨然興感而猶恐後世之莫知主名也因次其事而勒諸石

張良村築堡修廟記

介邑東南張良村聚廬而處者數千指環四面以為堡門墻雉堞而捍而衛歲時相聚歛幽擊鼓以為祈報之所則廟祀興焉廟在堡之坤隅以祀晉邑令賈公渾考公之令介也值喬晞之難公與夫人身殉之葬諸城南常樂村是村父老以公孤忠大節靈爽猶存就墓所而作之廟歲奠椒醬奔走惟恐後亦以為神之棲於是錫

福於民者近也張良村去墓遠矣乃亦立廟以祀之即以為社以為田祖若詩之歌甫田者然是豈侯之靈爽即為勾龍后稷歟聞之有功利於民於社稷者皆在祀典以公之與城存亡勤勞在民功在社稷其精誠所貫實足以感風雲而動雷雨則夫祀於彼與祀於此誰謂不可哉斯廟之建未詳所始碑記所載自我朝定鼎之初暨今上御極之始兩次繼修歲月既久傾圮隨之里中議用補苴而無財難於措手遷延者亦幾載矣維堡向缺西南今僉謀完固相保聚而廟適當缺外旁有隙地二十餘畝可編入堡中俟卜居於此者計地舊

金賈斯廟木石工役之費經畫既定板築聿興松桷是繼始於戊子之春閱已丑秋仲而竣余適詣廟瞻禮父老述其巔末咸以記請余維堡之完也守望具焉廟之成也報賽備焉所謂百室寧而百禮洽觀於鄉而嘆王道之在而上之休養生息涵照於百年之深亦可知矣若夫賈公之宰斯邑澤流民社殉斯邑氣壯山河則永永年代默佑是堡之黎民也又奚疑哉是為記

春秋致祭文潞公祠堂記

王謀文

有宋潞國文公以太師致仕居洛薨年九十二葬於河南之登封縣而公實介人子孫之在介者敦水木之義

建祠於縣治之北關有堂有廡有几有筵爲櫨爲昭以烝以約至於今數百年矣戊子之秋謀文來宰是邑諏日齋肅謁祠下既拜罷見文氏之裔咸在相與問祭田多寡桑或若何皆各詞而進曰先公之祠建之雖久而自昔未列祀典歲時俎豆惟子姓駁奔將肆時懼雲祁失墜犧牲之不供無以妥先靈於地下誠得當路者崇禮之庶幾于萬斯年烝嘗不絕今日幸承明問竊願有請余曠然嘆曰我國家扶植忠良雖微必闡以潞公之碩德勳名宜乎廟食百世前此廢而不舉旣無以昭令典復無以慰人心因循至今余何敢更須臾後哉乃

上其事於方岳朱公大中丞鄂公皆曰文潞驥旣榮禮
鄉賢而在介休宜有特祭向者陽曲狄梁公祠已議邑
令繁費中春秋支四金命子孫具豆籩有司親臨致祭
夫狄梁公唐代名臣文潞公宋朝賢相均之無愧元祀
今介休令王君以此請卽以祀狄梁公之禮祀之可議
旣下文氏子孫咸登堂稽首謝以爲先公之禮賴公之
力自今以後乃堪不朽願勒諸石俾後人知所自余曰
是舉也臺使體國典以勸忠後嗣竭明禮以致孝余
爲有司適得請而行之於職頗爲無憾惟潞公端重立
朝俾兩宮孝慈無間荒服稱爲天下異人較之狄梁公

再造唐室勲業正相等祀事媿而同之寧復多讓于此
嘆中丞公與方伯公之議禮平準而猶冀文氏之裔之
世守典矣也乾隆己丑仲冬記

濟城壕碑記

王謀文

邑之南綿山橫亘溪澗爭流爲之委者一曲彼汾遠在
城北十里之外當秋雨決旬霖潦四溢邑處平原廣衍
中適當汎濫之衝所賴者四周隄壩而積石久淪畧存
古跡此巷陌市廛往往有巨浸之歎也去年秋余蒞任
並土卽謀所以祛斯患而時漸返寒勞民無益春來風
旣解凍乃聚紳士而告之曰城之有隄以捍牧圉而並

且爲水道長津奈何淤而下通竟數十年是惜一時之
用無以充百室之爰何如曠有限之金錢享無窮之樂
利如蓮勺史公之開汾渠太常張公之築關城至今賴
之耶愈曰此舉大有裨於我邑深協民望願聽命執功
於是稱量畢輸諷曰興鑿鼓自城南村水神廟旁濟至
西壕達韓屯却又自南壕繞東而北從沙河上游向北
壇後鑿北河一道入梁家堡合流注汾計丈四十四百
三十有奇里凡二十四堤工石甃者半土築者半深或
八尺或六尺五尺相地之高下以平衡爲準寬或一丈
或過半隨地之廣狹俾田廬不害作橋五所以通人行

四門外各置地一區令居民作沙磧場無使壅橫堤上
此晉州少府王君檀李太守日麗張叅軍聖訓等經畫
周詳勤勞董役乃得次第告成也當秋夏之交河旣畢
疏大雨時降山水之奔騰而至者胥歸壕壑洩於汾濱
城以內城以外無復向時橫溢之患紳士咸相告稱慶
明效比於張史二公願有記以垂後未遑謝不敢當所
慮者毀損靡常必隨時補葺計乃永久此不得不仍屬
之邑中父老而并望之繼余任者似非記不可是役也
始於己丑春仲至孟冬訖工役夫旣康暨一切番鍾之
需總費白金八千八百有奇重建城關角樓七度修門

樓四座工料二十四百金而贏皆糴河工而舉之昔不
妨連類而誌諸石裏事諸君勞動可嘉備書姓氏弗敢
畧

綿山書院碑記

書院爲設經課士之地與庠序相濟爲功自宋元以來
所在皆設故 帝畿有國學卽有首善書院以佐之外
而遠之省會郡縣無不皆然凡以教育賢材不徒責之
博士員也介休處綿山之麓代鍾碩德名賢如介子郭
先生文相國而外出而致君以勲烈著稱列於國史者
甚衆此豈徒藉山川之靈秀哉政教之所漸濡師友之

所講說而人文乃如斯盛也邑之文廟東偏舊有育材
館爲明季史公記事所建規制雖隘而集諸生春誦夏
絃其中作勸士規五條以課之一時咸受教成蒸蒸多
秀彥矣百餘年來大半成瓦礫所存不過數楹余涖任
之初顧而歎息卽與廣文雷李兩君商所以建復而時
方欲平河患並役爲難至己丑冬河濟旣畢乃營度而
更新之凡七閱月告竣用白金三千五百有奇河工餘
費什之三通融取辦什之七經畫曲當則潁州少府王
君檀李太守日馨張叅軍聖訓夙夜董役則司馬任君
昕張君桂繩茂才梁君謙漢備著其勞而終始贊成兩

廣文實與育力焉於是燕居有室會講有堂誦習有舍
將延名宿以主講席惟冀肄業者追維史公創造之心
擬余修復之意浸淫於詩書易象春秋敦篤乎智仁聖
義中和使修其辭為有德之言見諸用為有本之學若
介子諸先哲之令聞顯於無窮勲名著於當代寧非書
院之大有裨於茲邑哉抑非士子之自待當如斯耶爰
榜之為綿山書院以昭其地并誌課士之意而勒諸石

抄寫人曾昭清

介休縣志卷十二終

一九八三年二月

